

■ 岁月随想

# 我们的小时候比较长久

■ 王珍

据说,因为不断哄抬压岁钱、红包价格,掏钱主力军85后表示过年的压力山大。在他们童年拿压岁钱的时候,行情是几十元,现在到了他们出钱,行情涨到近千元了。还真是,有点生不逢时啊。而我却觉得这只能说明时代在进步,而且进步的速度超快!

我们的小时候,觉得穿上新衣就是过年;长大后,发现和家人一起才是过年。我们的小时候,觉得过年是大人的事;长大后,才知道过年是一家人做的事。我们的小时候,觉得有肉有糖就是过年;长大后,才知道过年更要吃得健康。这样的小时候到长大的过程,现在的小孩还有没有?

我们的小时候过了很久,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盼望着长大的童年。许多年,我们都

在做着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当80后还是十来岁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群在玩耍的孩子过来问我时间,因为那时的孩子大多没有手表更没有手机。其中一个孩子问:“阿姨,现在几点钟?”另外一个孩子立马粗暴打断:“你乱说的,应该是姐姐现在几点钟?”

因为在80后的礼貌教育中,见了爷爷奶奶要叫叔叔阿姨,见了叔叔阿姨要叫哥哥姐姐。但当80后还甩着童年的尾巴将进入少年的时光,冷不防有90后的小屁孩叫他们“大伯大妈”了。岁月如梭在80后看来就是猝不及防。

可是90后说80后那叫少见多怪。一个98年的女孩说,一天,她和男朋友在公交车站牌下等车,遇到一群穿着小学生校服的00后,拦住他俩问:“叔叔,沃尔玛怎么走?”她男朋友很严肃地说:“叫哥哥!”

原本我们说代沟是指两

代或多代人在价值观念、心理状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是因为年龄或时代的跨度较大而形成的。而如今的代沟已经不是以代、以年计,夸张的说法是三个月一代沟。

有一个10后说,现在还在讨论过年吃什么、穿什么,觉得很幼稚。应该多思考一下:“我存在有什么意义?”作为一个8岁的人,他早就不再像5岁的时候那样,对什么都感兴趣,很有激情。现在只想找一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睡一觉先。

我来不及辨别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只担心以后的人类是是否会失去童年?仔细一看,这样的担心绝对不止我一个人,佩奇的存在就是一个证据!明明是小朋友看的动画片,结果火到成年人都来抢周边。小猪佩奇真的是各种花式玩法不停。现在小猪佩奇已经成了社会人的标志,出

门手腕上不戴个小猪佩奇手表,身上不弄个小猪佩奇头像都感觉特没底气。实在没有勇气卖萌,就弄个小猪佩奇的钥匙扣也行。

如果你还在问,啥是佩奇?除了河北怀来外井沟村的爷爷造硬核版——粉红鼓风机佩奇,应该还是“我们的小时候”的一次集体回归,所有的人都想和佩奇在一起的时间待得久一点。所以,小猪佩奇如同一道粉色的龙卷风,席卷了大江南北,不管是鞋子、包包、手表、纹身贴,还是潮牌、奢侈品,更有时下超市里的各种年货,佩奇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于是,突发奇想,要为那些账户余额不足,压岁钱、红包礼金没着落的人支个招:送一个小猪佩奇的表情包吧!这才是真正的压岁——拉长我们的时候。

■ 往事如歌

## 爆竹印象

■ 朱敏江

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这是《荆楚岁时记》关于爆竹的记载。燃爆竹节,发出声响,爆竹因而得名。驱赶瘟邪,逐离恶兽,燃放爆竹,也寄托着人们渴求安泰的美好愿望。直到火药的发明,爆竹与竹子才渐渐划清了界限。

我最早接触的爆竹,便与竹子有关。竹子开花之后,竹叶浓密的竹枝间,会结出一根根细长的鞭炮状的物体,我们给它起名叫“竹鞭炮”。

过年前后,孩子们成群地凑到廊檐底下,在一捆捆的竹枝中仔细翻找开过花的竹枝。如果有谁发现了,大家就会一拥而上,将深藏其间的“竹鞭炮”一根一根小心翼翼地折下,如获至宝。手脚有快慢,采得多的也不独吞,自然地会分一些给动作慢的,这样最后每个人都保证有一把“竹鞭炮”在手。

夜色便是无声的集合号,我们一人拿着一盒火柴,在村口的开阔地集中。轻轻擦燃火柴梗,架在“竹鞭炮”的中部燃烧。“竹鞭炮”受热膨胀,最后“嘭”的一声炸裂开来。大家不断划燃火柴,“嘭”、“嘭”的声音此起彼伏,趣味十足。这便是我最早的鞭炮记忆。

往后便是买来的“炮仗纸”了,上面有一小团一小团的凸起。将“炮仗纸”摊在平整的石块上,找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照着那一小团凸起用力砸去,“嘭”的一声随之入耳。不停地砸也就不停地响,如同鞭炮连

放。心灵手巧的则会用木头和铁丝等材料做出一把玩具枪,撕下一小团当子弹塞入枪中,扣动扳机,橡皮筋拉动撞针,“砰”,声音清脆,和枪声无异。

不久,真正的鞭炮终于到了手中,当然,只能是那种小小的鞭炮。我们擦燃火柴,点燃引线后迅速向无人处扔去。小鞭炮在空中划过一道美妙的抛物线,“啪”的一声,同时冒起一团青烟。后来,引线也消失了,直接将红红的一端往火柴盒上摩擦,快速脱手甩出,远处便会应声传来脆响。

大炮仗都是两响的,第一声升空,第二声则是在空中炸响。放大炮仗是大人的专利,我们只能远远地躲开,双手紧紧捂住耳朵偷偷地张望。因为觉得大炮仗的威力实在巨大,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敢燃放。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每到过年时节,照例还是有几天开禁时间的。大年三十晚上,外面爆竹声音震耳欲聋,空中烟花争相升腾,艳丽多彩,造型别致。喜庆是喜庆,但也污浊了空气,累坏了环卫工人。

时间推移,如今放鞭炮又发生了变化。前不久,路过一家刚开业的店面,几个人拿着一串长长的气球,往一个特制的铁圈中拉,“嘭嘭嘭”的声音串传出去,喜气洋洋。无独有偶,应邀去参加一场婚礼,主人家用的则是电子鞭炮,“噼里啪啦”声不断入耳,如同在燃放成串的连心鞭炮。去除火药,融入科技,现今放鞭炮是既安全又环保,而热闹劲却也丝毫没有消退。

■ 难忘记忆

## 那些年生娃那些事

■ 陈慈林

不能再拖了。”院长还想用“分娩自然有痛苦,顺产对婴儿和产妇恢复都有好处”,说服我们自然分娩。后来被我逼得实在招架不住了,才说了实话:“妇产科王医生今天做了好几例结扎,已回家休息了,医院再没人做剖宫产手术了。”

想到产床上痛苦无比的妻子,我此时情绪失控,向院长怒吼道:“人命关天,大小两条人命,如果你们不做手术,出了问题,你承担得起这后果吗?”看院长犹疑不决,我虎起脸说:“现在是16点,给你们半个小时准备,如果到时再不做手术,你准备承担后果吧!”说完夺门而出。

不到15分钟,住在医院宿舍的王医生匆匆赶来,边走边对我说:“手术马上开始,你放心吧。”

当时正大力推行计划生育,第二天上午,妇产科医生主持了好几例结扎手术后,回家休息了,这里只剩2名助产士料理。上午9时许,妻出现宫缩、破羊水,但产门开了二指后,再没有变化。妻痛得浑身颤抖,虽是初春,满身大汗湿透了内衣,难忍身心煎熬,她一再请求剖宫产。

2名助产士与我很熟,劝妻再坚持一会,说情况还算正常。到下午2时多,情况还是没多大变化,妻已痛得精疲力尽,再次要求剖宫产。事关两条人命,我既心痛、又着急!但2名助产士还是劝我们“再坚持一会”。

此时,我想起了两件往事:3年前,妻的大姐在某县城医院待产,羊水破了数小时,医生还劝说坚持顺产,后用产钳把胎儿夹出,因拖延过久,新生儿呛了羊水,引起肺炎,当晚送到上海儿童医院抢救,一周后夭折了……

2年前多,就在这家医院的同一病房,我同事妻子在此分娩。孕检知是双胞胎,家人非常开心;因为她是本院药剂师,三四名不值班的小姐妹都涌到产房来“帮忙”。

分娩过程颇不顺利,事后有人说,如果不是本院员工,肯定早实施剖宫产了。因与助产士是小姐妹,在“避免产妇挨一刀”思想支配下,分娩过程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女婴虽勉强娩出,男婴却因产钳伤及头颅,结果成了脑瘫,2岁多了还不能走路和正常说话……

想起这些,我深感焦虑和恐惧,直接闯进院长室:“产妇痛苦异常,尽快实施剖宫产吧,



年味 郭建生 摄

■ 情景交融

## 想用整个生命温暖你

——梅之语

■ 姚文明

因为等你  
我几乎用尽四季  
躲过最炎热的阳光  
和相思泛滥的雨季  
甚至不动声色  
绕过风的絮语

我的虬枝  
是高傲的盔甲  
是连鸟雀也不愿驻足停留的悬崖  
我从大地的怀里伸出臂膀  
探触苍茫的宇宙  
捕捉你的讯息  
可纵然大地懂我  
也无法告诉我天空的秘密

雪在飘  
是上个轮回的记忆  
在阳光下 我温暖着  
可我不是明媚向阳的花

我开放的每一朵都在目送河流  
和树叶飘落的方向

纵然我 竭尽全力  
在季节深处  
在寒冬冰封的旷野  
捧出的这一抹嫣红  
一缕清香  
也只够 温暖你

无论你是否愿意  
将自己安放  
洁白 轻盈 像天鹅的细羽  
像云中的飘絮  
我也终将摒弃最清冷的姿态  
在所有的枝头张灯结彩 领首低眉

终会有那么一刻  
你翩若惊鸿 从天而降  
整个世界都安详  
你是天空开出的花  
是我心底的帆帆远影 是汪洋  
你是冬天最美的童话

而我只想温暖你冰冷的額  
用这一抹点绛唇 心瓣香

## 难忘春运经历

■ 百姓故事

华、永康到温州的,意想不到的是,驾驶员直接从龙游县穿过松阳,直奔温州了,因为走这条路是直线,要快很多。驾驶员事先也没通知我们到龙游转车,晚上,我们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路况,所以我们哑巴吃黄连,稀里糊涂坐到丽水。在路边,大约等候了个小时,幸亏看到一辆温州开往东阳的过路客车,我们赶紧挥手登上车;风尘仆仆,一路颠簸,返回永康,这时已到深夜12点多。后来又从永康汽车站打的回到公司,我和妻子已经筋疲力尽了。

要命的是,为了省点钱,那次,我和妻子用蛇皮袋各提了几十斤沉甸甸的大米和家乡特产,一路上转来转去,提上提

下,每次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对妻子说,千里迢迢的,下次再也不敢带这么多东西了。

更令人恐惧的是春节回家,不仅汽车拥挤,火车票更是一票难求。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那天,飘着鹅毛大雪,天空灰蒙蒙的,大地白茫茫一片,永康到金华的330国道,被大雪覆盖,车子堵了里长,从头望不到尾。我和弟弟坐在一辆大巴车上,急得跺脚,因为要去赶下午5点金华开往株洲的普通火车。本来火车票是我们千辛万苦买到的,如果错过了那趟火车,不仅浪费了车票,还回不了家。于是,在半路上,我们赶紧下车,叫

了一辆的士前往飞奔。到了金华火车站,又因普降大雪,大部分火车晚点。抬头一看,不管是候车室,还是临时搭建的雨棚里、广场上、过道上,还是站台上,到处是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个个肩扛手提,急躁不安,脸上露出无比焦虑的神情。只要看到开往回家方向的火车,车还没停稳,大家就一窝蜂似的往车门口挤,有的使劲爬窗口。我一手提着10多斤苹果,一手拿着一个行李袋,来了几趟火车都无法挤上去。快到晚上11点时,又从杭州开来一趟到株洲的绿皮火车。幸亏一个朋友在后面帮我们递行李,才奋不顾身地爬进窗口,终于挤上了回家的

车。只见车厢里、过道上、行李架上、座位下、卫生间,到处是人,水泄不通,无立足之地。下车后,我打开纤维袋一看,哇,半袋又大又圆又香的山东苹果差点被踏成泥浆!

前几年我们在长沙买了新房,去年又添了一辆小车。以前没有高速公路,我们从浙江永康坐汽车到长沙需要一天时间,从长沙再转汽车到老家,又要大半天时间。去年春节,我们一家人回老家过年,儿子开着小车,早晨从长沙出发,沿着沪昆高速一路向西,稳稳当当,一个上午就顺利平安到家,真是“朝辞长沙岳麓山,千里故乡半日还”。比李白当年驾轻舟过三峡,不知要快多少呢!

■ 黄田

1997年,我和家人背井离乡来浙江永康打拼。老家湖南邵阳与永康相距1000多公里。那时,如果坐火车,先从老家坐汽车到邵阳或株洲转火车,再到金华下车转汽车到永康,一般需要20多个小时。如果坐汽车,老家每天有一趟直接开往温州的长途班车路过永康,车票是120元,也要20多个小时,如果堵车就不好说了。

有一年春节过后,我和妻子从老家返回永康上班,坐上缓缓开往温州的长途大巴,从洞口县转入沪昆线一路向东,开到浙江时,已经到了次日晚上八九点。我们认为驾驶员要绕道金